中华古籍保护

首敘恩命及辭免之意。

辭特轉吏部侍郎表　治平元年閏五月

此自述才智之劣際遇之深揆之公論恩命非所宜加。

受寵若驚。況被非常之命。事君無隱。敢傾至懇之誠。仰黷高明。唯知竭蹶。臣某中謝。伏念臣性姿庸近。識局昏冥。學古自愚。非有適時之用。論材甚薄。豈堪任重之難。徒以荷先帝之誤知。自孤生而拔擢。大馬未報。但虞填壑之有時。弓劒忽遺。遽歎攀髯之莫及。而屬皇明繼照。聖治惟新。送往事居。雖策疲駑而自勵。進思退補。未知罪戾之所逃。至於貪踰分之寵榮。冀無功之爵賞。非惟愚慮所不敢及。顧有公議其將謂何。而甫茲彌年。再以增秩。方命書之始下。此臣所以剖瀝肺肝。不能自止。彷徨夙夜。莫獲偷安。伏望皇帝陛下。

此請收還恩命。

駭羣聽。以生疑。田日月之餘光。廓乾坤之大度。察其悃愊。一作迫。假以矜寬。雖成命已行。國體當嚴於出令。而從人之欲。天高幸或於聽卑。特收渙汗之恩。以息諠譁之論。庶安常業。誓畢愚衷。

自敘辭免恩命之意。

此下自述無功不敢受恩命。

此敘辭受恩命始末。

再辭轉官第一劄子

臣此者。伏蒙聖恩。特除臣吏部侍郎。依舊居職。臣早來獲對天顏。雖略具陳述。退而循省。未盡懇誠。伏念臣本以常材。誤蒙任使。問其所職。則皆朝廷之大事。較其成効。則無尺寸之可稱。外惟碌碌以隨人。內則區區而自守。當陛下聖政惟新之始。勵精求治之時。雖天度包容。未加斥罷。而臣心自揣。常負驚憂。豈謂宜黜而升。當責而賞。非惟臣自知不可。顧於物論其謂如何。況

自去年。陛下即位之初。均慶之典。臣已首叨遷秩。今來恩命。實出非常。在臣之愚。難以自處。欲望聖慈矜察。特賜寢停。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傳宣令於後殿告謝。臣與趙槩等。遂詣垂拱殿門請對。欲再具敷陳。續奉聖旨。須管便受告勑。臣以聖駕已起。君命甚嚴。惶惑之間。不知所措。雖已受告勑。尋於延和殿得對。已曾瀝懇備述。聖恩非次。義實難安。蓋以無功受賞

此言天眷君上之隆祖宗積累之厚不敢竊以為功而受恩命

此言己參國政當杜絕僥倖豈可自叨寵榮

此言恩命非常衆所不安乞朝廷裁擇得免濫受

者衆以爲非若竊事爲功則罪又大矣伏以陛下承先帝已定之命入繼大統此天人之意也而即位之始偶因過哀致違和裕既而勿藥有喜聖躬清寧蓋由宗社神靈顯此異事欲彰皇天眷祐陛下使不由人力而致康復而臣今乃貪以爲功坐獲厚賞此臣所謂於義難安者也至於陛下未親庶政之間中外幸得無事此有宋百年四聖相繼威德在人顧臣等輩有何施設過蒙眷奬以此疇勞況臣猥以庸材參聞國

政上所賞罰臣職奉行若羣臣之間有功狀不明迹涉僥倖尚當裁抑以絕濫恩而臣乃自貪寵榮以速議論此臣所以區區不能自已也故聖恩雖極優異而臣不免屢瀆天聽一作聰伏乞早回聖斷追寢成命俾臣獲安常分以息羣言今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入內高品陳日新至中書傳宣令臣繫新除官臣尋與曾公亮等具劄子奏乞候來日覆奏伏緣此來恩

首言恩命不容辭免之意。

自述才學疎庸。徒以遭隆而叨受恩寵。

命出於非常。臣與韓琦等。進退惶懼。夙夜思惟。雖君恩至優。違則有咎。然事體所繫。義有難安。所恃者。聖聰明。必察臣等懇誠之至。聖心寬恕。不以臣等屢黷爲煩。欲望天慈。省閱臣等前後所陳事理。曲加裁擇。特賜寢停。免於此四方旱災。百姓嗷嗷之際。是臣等合被責之時。濫受非次之賞。則臣不勝幸甚。臣誠迫意切。言不成文。干冒冕旒。伏俟誅戮。今取進止。

謝特轉吏部侍郎表

驟膺渙渥。備歷愚誠。雖至辭窮。罔避煩言之爲黷。重乎令出。莫回成命於已行。祗受以還驚（一作惶）。失節。臣某中謝。伏念臣學不通於元本。材不足以經綸。但知守拙以爲忠。每務師心而自信。徒以遭逢先帝。拔自衆人。久參侍從之聯。遂玷機衡之貳。而屬大橫啓兆。嗣統膺期。方初政之清明。思百度之脩理。內量謭薄。實憂以聖而責愚。矧迫衰殘。方念乞身而告病。不謂皇慈曲被寵數。屢加。當覃大慶之初。已無功而冒

賞曾未踰年之久復進秩以叨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政惟新用人務廣謂才難於求備思悅使以忘勞憫其勤劬錫以優洽雖榮踰於望表亦寵與其憂并誓殫犬馬之微少答乾坤之造

此稱頌朝廷獎進之意而致其報効之誠

乞外任第一表 治平二年正月一十三日上二十五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臣聞事君以忠本期盡瘁不能者止亦貴自知敢傾悃幅之誠仰瀆高明之聽臣某中謝伏念臣本由寒素偶踐科場秖希干禄以養親敢冀逢時而見用蓋以

首敘乞外任之意

腐儒章句之學豈堪王佐之材童子雕篆之文固異賢人之事而誤蒙眷奬俾貳宰司訖無豪髮之可稱常懼滿盈之必覆加以年齡迫於衰晚氣血損於憂傷惟兩目之舊昏自去秋而漸劇精明晻藹瞻視茫洋冬春以來職業多廢當聖君求治之始是群臣宣力之時自嗟犬馬之微生遽先疲乏惟恃乾坤之大度曲賜含容雖未責於曠官亦難安於尸禄與其坐待於殫効豈如自乞於哀憐伏望推天地之恩回日

此言以末學而膺重任

此言衰老不堪任事義當辭免

此望朝廷許以外任。

月之照察其愚直。不敢矯誣。許辭政事之名。假以州符之寄。則臣不止偷安而養拙。亦將自療以求瘥。尚冀昏瞳之復明。會圖後効而論報。

第一劄子

此敘衰病之由。

臣所有誠懇。昨日獲對便坐。已具敷述。蓋臣自去年八月喪一女子。凡庶常情。不免悲苦。因此發動十年來久患眼疾。又爲老年全服涼藥。不得自深冬已來。氣暈昏澁。視物艱難。接此春旱。陽氣上攻。遂至大段妨事。然臣愚心。秖欲俟壽聖節。隨班上壽。一展臣子之誠。以爲榮幸。然後懇求罷去。所以勉彊遷延至今。緣此是臣私故瑣屑。雖臣子之於君父。理當無隱。然難委曲盡載表章。所以先具奏陳。冀蒙省察。臣以非才過蒙任用。使其聰明彊健。猶懼不能稱職。況此衰病何以堪處。昨日雖面奉聖旨。令且未要入文字。蓋臣迫於情懇。退不自安。今已具表陳乞。伏望聖慈哀許。今取進止。

此敘奏請之情。

此懇求外任之意。

第二表

正月二十六日上二十九日批答不允

首敘辭政不允復致懇請之意。

此言遭遇聖明委任過隆老疾不堪理宜求免。

此冀朝廷憐憫允其所請。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解政事伏奉批答不允者天甚仁而溥愛人有欲而必從苟眷聽之未回由懇誠之不至敢干斧鉞再瀝肺肝臣某中謝伏念臣學不通經材非適用徒以遭逢聖明委任過隆五遷歲律伏遇皇帝陛下握圖撫運嗣統當天覽決萬事則堯舜之聰明愛養群生則禹湯之勤儉賢材並進聖治惟新臣於此時得與大政何脩何飾而可以稱職旅進旅退而莫知所爲已慚廊廟之訏謨既無遠略惟有簿書之瑣屑尚可宣勞而苦此雙瞳莫能久視眊然終日兀爾尸居上無以副人主之憂勤下無以伸臣子之報效久而不去罪則奚逃此臣所以夙夕彷徨難安自默者也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聽少軫皇慈念臣日侍晃旒察臣心非木石禄位者人情之所顧惜孰肯妄辭筋骸者物理之有盛衰不能無乏衰其可憫寬以不誅俾諧得請之恩當識謝生之所

此言固辭恩命罪不可容。

此言古之辭職者非如今之便安。

此言己之辭職但以老病圖便安之意。

臣受國厚恩叨與機政材識庸下不能有所補報上賴聖君含垢未即斥去而又不思勉彊竭力以修職業輒以衰疾自陳欲圖安便重煩聖念特降中使傳宣賜以訓誨丁寧切至而又頑然未即聽從在臣之罪可誅者非一臣以方具表陳乞理當闔門俟命不得進見闕庭面陳悃愊臣聞自古君臣去就之際與今不同蓋昔之公卿解職便歸田里其朝居君側暮已絶於朝廷所以臣重去其君君亦難其臣之去然猶去者相繼今則不然凡辭職任者皆不去禄仕或優游侍從之班或出守藩要之地豈爲避寵辭榮乃是免勞就逸實人臣之僥倖也況如臣者尸禄終日無勞可均實以兩目俱昏是十年舊疾自去秋發動日益昏澁看讀文字艱難憂慮職事曠廢有悞國家所以敢布懇誠乞憐君父冀一閑僻處將養三二年或目復清明却乞一邊遠繁難處展効乃是臣自爲僥倖之計與辭榮避寵者不同欲望聖慈不以爲難早

賜恩許令取進止。

第三表 正月二十九日上 二月二日批答不允

首言人臣立身之要。已所以辭職之情。

臣某言。近上表章乞解政事。伏蒙聖慈。再降批答不允者。臣聞事君以忠信爲本。立朝以進退爲難。惟不自疑。乃能取信於上。苟無大過。庶幾善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今臣遇聰明之聖主。固不自疑。荷保庇之寬仁。幸無大過。是以敢因疾病。直露情誠。而封章屢陳。俞旨未賜。臣竊謂日月之明無不照。豈不諒臣之乃心。得非天地之恩有所憐。未忍許臣之遽去。在臣自揣。何以克堪。豈合更此多言。上煩宸聽。所難遂默。蓋切懇私。臣其中謝伏念臣以中下之才。被非常之任。日詣進見。則蒙眷待之優隆。退接同寮。則絶纖毫之間隙。自可安然樂職。亦復何所憂危。況千載一遇者盛時之難逢。高秩厚禄者常情之貪得。苟非迫於衰病。豈敢固自欺誣。伏望皇帝陛下曲軫眷慈。俯哀愚款。念其蒲柳質易朽而先衰。譬若馬牛力已疲而則止。賜其如請

此言朝廷勉留之恩厚。而己之辭免有不得已。

此敘己之遭遇。但迫於衰病。不得不辭。

此冀憐其老疾。而從所請。

此言災由人興己當任咎。

此言為大臣不能弭災理宜避位。

此欲朝廷降黜求所以弭災之道。

此叙災異固求避位。

恕以苟安。則臣刮膜祛昏。尚冀清明之來復。捐軀殞命。終圖報效於餘生。

爲雨水爲災待罪乞避位第一表 治平二年八月

臣某言。臣聞任非其人。則官必曠職。時多闕政。則天爲降災。惟譴咎之有歸。難僥倖於獨免。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遭逢盛明。擢貳宰司。與聞國論。不能叶宣上德。輔導至和。頻年已來。害氣交作。春飢已甚。饉疫相望。秋潦暴興。覆溺無數。下致生民之愁苦。上貽聖主之焦勞。臣獨何心。安於厥位。舉朝廷之典法。便合黜幽。賴覆燾之寬仁。尚容自劾。伏望皇帝陛下。特回天造。俯察愚忠。俾解政機。推行憲罰。以塞上穹之降責。以警庶位之脩官。然後別選儁賢。俾居參輔。益圖更化之術。上副求治之心。自然人神以和。災異咸弭。不惟臣適其分。亦俾國無屈刑。

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雨水之變。上表待罪。蒙降批答不允者。上天告戒。比屋罹災。虔思消異

此言弭災當明賞罰

此言久居重任而致災異難免於罰

此欲朝廷量加罪責

此言致災之罪不當幸免

此言君上憂勤圖治不宜有災

之方。願避進賢之路。特迂聖訓。未諒愚誠退自省循。豈遑安處。臣某中謝。伏以天人之相去不遠。見於事者若響之應聲。賞罰之至要易知。舉其大則以一而警百。是以政有得而有失。則災祥以類而來。官若成而若虧。則黜陟以時而舉。伏念臣猥由愚陋。進冒寵榮。一貳政機。五更歲律。相府之事無不揔。既皆得以與聞。斯人之居不聊生。欲於何而歸咎。辜朝廷之委任。貽君父之憂勞。此而不誅。何以勵衆。伏望皇帝陛下。奮然眷斷。赫以皇明。理其曠敗之愆。正厥經常之法。置之散地。全以寬恩。誓堅犬馬之心。終效涓埃之報。

第三表

臣某言。近以雨水之災。再上表待罪。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陰沴干時。聖心軫慮。明詔一下。群臣震惶。況居任責之司。敢爲幸免之計。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自膺眷命。光紹丕圖。揔覽萬機之繁。講求三代之治。旰不遑食。勵文王之小心。行之以

此言天之降災由己失職不可不正其罪

此言人臣進退之節

此言國家寵眷之恩理宜圖報

勤躬伯禹之盛德固已生民受賜品彙蒙
休宜召至和以來嘉應而善氣未效時災
荐臻惟天聰明異不虛出示人警戒咎必
有歸所以三事之臣連章瀝懇況臣最爲
濫竊尤玷寵榮方平日以尸居不知引分
及敗官而宜罰其敢逃刑伏望皇帝陛下
俯抑至慈深思大譴退其不肖以爲脩政
之先不以空文庶得應天之實

再乞外任第一表 治平三年三月廿四日上二十七日批荅不允

臣聞忠以事上雖見義而必爲力有不能

則知難而當止是惟臣子進退之分寔繫國
家利害之機則其居也敢懷竊位之安其
去也豈止全身之計輒殫拙訥上黷高明
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出於孤平一作單
學不通方識非慮遠徒以遭逢先帝誤被
聖知擢自諸生俾參大政伏遇皇帝陛下
膺期出震繼統當天方聖政之惟新思群
材而並濟臣以衰遲之朽質久當機要以
妨賢有守經泥古之愚無應變適時之用
考於外論早合黜幽伏蒙皇帝陛下廓大

此言衰老不堪任事。不敢不辭。

此欲朝廷垂念而退閑之。

此言面對之際。不能盡其情。

度以恭容。謂衆惡者一作之作必察。特加庇覆。俾獲保全。固當勉勵疲駑。誓圖報效。而臣量盈器極。福過災生。兩目眊昏。積年舊苦。中消渴漏。新歲所加。精液銷澌。志與神而並耗。華膚朘削。氣將力以俱殫。臣若猶强殘骸竊貪厚禄。坐取敗官之責。上累知人之明。苟以此致興於人言。則乃是可畏之公議。異夫誣謗難復。主張此臣所以深自揣思。敢陳悃迫一作幅伏望皇帝陛下。曲回眷眷。俯察愚忠。念其獲親日月之光。頗歷歲時之久。居常碌碌。曾莫異於片言。一有紛紛。遂獨當於衆怒。尚乏周身之智。豈堪爲國之謀。因其自訴於病衰。幸俾獲逃於罪戾。退之散地。得盡餘齡。則臣永荷天地之恩。敢忘犬馬之報。

乞出第一劄子

臣昨日獲對便坐。輒述懇私乞解政事之任。緣臣疾患累日。氣血虛乏。頭目昏眩。不能久立。不得久侍天顔。悉陳悃愊。伏自濛園之議。既興言事之臣。荒唐不學。妄執違

此言濮園之議朝廷雖與辨明然宰相所係甚重已負謗議不得不去。

經非禮無稽之說。恥於不用。不勝其忿。遂厚誣朝廷。借以訕上。指臣爲姦邪首議之人。陛下至聖至明。洞見中書與兩制所議本末。察臣無罪。曲賜保全。而呂誨等附下罔上。語言悖慢。無復君臣之禮。以至斥黷母后。非毀詔書等事。陛下皆屈意含容。不加顯戮。止於退罷而已。又詔定濮王典禮。不如誨等所誣。既又詔謗朝堂。諭以本末。由是中外釋然。凡素爲誨等誣誑衒惑之人。皆識朝廷本意。

但恨曉諭之晚。今則是非已正。曲直已分。臣所被誣。亦已獲雪。然則更何所辨。豈合有言。而臣義有不得已者。蓋以執政之臣。天下之所瞻望。朝廷以爲重輕。若其名譽烜赫。非止一人之榮。乃是朝廷之光也。其或身名毀辱。非止一人之辱。乃是朝廷之辱也。昔唐文宗甘露事後。小人用事。宰相李石爲其所惡。乃遣盜殺之。不中而斷石馬尾。石遂求罷。文宗雖知石賢相。可惜。亦不得已而罷石爲荊南節度使。蓋顧國體當

爾也。今臣固無李石可惜之賢。而其所被毀辱者。何止斷馬尾而已。呂誨等連章累疏。惡言醜詆。陛下爲臣愛惜留中而不出。誨等自寫章疏。宣布中外。今閭巷之人。皆能傳誦。雖誨等急於賣直取名。肆其誣罔不暇惜國體而自爲傳播。如臣者豈合殭顏忍耻。猶安厥位。使天下何所瞻望。凡臣所貪以爲榮者。乃朝廷之辱也。由是言之。臣豈得已哉。使臣無疾病。猶當懇自一作白引去。況臣不幸適值自春來痞渴不止。昨日面奉

德音。陛下悉已知臣所苦。聖恩憫恤。爲之惻然。伏望陛下。特賜除臣近京一郡。俾養衰殘。則臣未死之間。誓當別圖報効。今取進止。

第二表 三月二十八日上四月三日批答不允

臣近貢封章。願還政事。伏蒙聖慈。特降批荅不允者。臣聞愚誠雖微。而苟至。可以動天。天仁博愛而無私。未嘗違物。敢殫懇悃。再冒誅夷。臣某中謝。伏念臣智識非精。器能甚淺。稟生奇薄。自少嘗履於艱虞。雖處困窮。所守粗知於名節。而自早蒙擢用。思

此又以疾辭。

此祈聽允之意

此自敘出處及兩朝眷寵之恩。

此自述辭免政事之情。

此懇求去位。

此言辭職而不允。

此言已為大臣而致謗言。理宜黜退。

奮猷爲不善自謀遂致怨仇之積罔知避禍屢觸陷穽之機先皇帝深察孤忠悉排群議甄收奬進終始保全以至晚年致之二府念初無於報効徒久玷於恩榮逮逢神聖之嗣興顧已歲時之三易問其職業曾無補於毫分聽於諠譁則不勝於詆辱猶強尫殘之質坐懷寵禄之貪昔一作古云高位之疾顛何況千人之所指繼以恙痾之苦苶然氣血之衰藥石之功既難求於速効機政之地豈宜久於曠官伏望皇帝

陛下曲軫眷慈俯哀危懇謂獻納訏謨之任已無益於明時而沮傷憔悴之餘寔難安於久處許其引避寬以優容儻後來因此以得賢則臣去猶爲於有補苟未填於溝壑誓終竭於涓埃

第二劄子

臣近再述懇誠上干天聽乞解重任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丁寧訓誨未賜允俞臣本庸材不堪大用遭逢聖主誤被奬知陛下急於求治取信輔弼言無不從臣於此時

此言朝廷雖優容然負謗得去為幸

不謂不得君。不謂不得位。而智識駑下。初無補報。既不能建明大義。鎮遏羣言。又不能和會衆心。叶于一德。遂致浮詞異論。中外諠譁。惟務含胡。無一言以辨正。但欲因循。苟於無事。以此養成羣小。誣謗聖朝。上則煩黷眷聰。下則自取身辱。雖陛下閔臣拙直。衆怒獨當。察臣暗愚。不識陷穽。然臣拙於謀身。不堪任用。已驗如此。可黜不疑。陛下聖度寬仁。曲加保庇。以爲簪履舊物。不忍一旦棄捐。然臣夙夜彷徨。不能安於

自處者。蓋以朝廷輕重。繫在大臣。若大臣望重。則朝廷尊。大臣望輕。則朝廷不重。大臣望輕。猶爲不可。何況惡言醜詆。毀辱百端。今豺狼當路。姦邪在朝之語。下傳閭巷。外播四夷。以是而言。何止望輕而已。陛下有臣如此。豈不爲朝廷之辱哉。雖陛下至聖至明。察臣無過。臣能自信。無愧於心。而中外之人。不可家至而戶曉。百辟之瞻望。衆人之譏誚。臣亦何顏以處之。與其負慙俛首。以見縉紳。孰若乞身遠去。少避指目。

此述上表大意。

此陳負謗之耻及衰老之狀以求去職。

此望朝廷憐憫而從其請也。

是則聖恩許臣解罷俾臣稍獲便安乃是臣居位也以榮爲辱其去也以黜爲升惟望天慈曲從人欲今臣已上第二表伏望聖慈曲從人欲除臣蔡亳一州差遣

第三表 四月初四日上 初七日批答不允斷來章

臣近以疾患自陳乞解重任伏蒙聖慈再降批答不允者坐貪國寵既以難安仰叫帝閽期於必達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幸會親遘休辰以一經之腐儒參萬機之密論違時背俗速謗招尤雖無獨立弗懼之

明粗懷可殺不辱之節所以強顏忍耻不知軒冕之榮加之多病久衰難勝筋力之任近從去歲益以中乾渴如鼴鼠之飲河喘若吳牛之見月多言外噪衆疾內攻心已自危豈足當於謀慮力雖欲強幾或一作不至於踣顛方奮銳於壯時猶無可道迨摧傷於晚節亦復何堪雖幸聖君容覆之恩豈逭神理滿盈之罰苟不知退其將殞生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私回日月之照察臣粗識廉耻閔臣遽此衰疲丐以一州

俾從素志。如此則力排群議。已荷於保全。遂養殘生。更緊於亭育。雖同草木之賤。尚識造化之仁。

第三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解重任。除一蔡亳州差遣。已三上表及兩具劄子。陳述伏蒙聖慈。禀降批答。不允斷來章者。臣竊伏思惟。臣之披瀝肝血。祈天請命之懇。其說甚詳。而其誠至矣。陛下每降答諭。丁寧奬勗。所以過賜優待。臣之恩禮。亦已至矣。而臣不能仰遵聖訓。力疾就職。而猶更哀鳴。上煩天聽者。蓋臣義不獲已。與近日韓琦曾公亮胡宿等。從容於進退者事體不同也。臣以非才被任。違時忤衆。自招謗怒。不容其身。今上自朝廷。下至閭閻巷陌。遠洎四海外及夷狄。皆能傳吕誨等章疏矣。其罔誣醜詆之語。莫不能道之矣。而臣以顧惜國體。既不當更與誨等辯正。便合引避去位。而以是非曲直。付之公議。乃爲合理。昔漢世大臣有被誣以罪。若不對理。陳冤蓋其人

此言不允辭職之故。

此言固欲求去。義不得已。

此言謗議不可辯正。必當引去。

此言古之大臣負謗則受罪今己受謗不可不辭倍

此言謗者以己為干寵必使去位乃可以塞謗

或遂廢黜或被刑誅所以更不自辨可矣未有論議喧沸不自辯明而頑然自安其位者也今朝廷處臣者何位任臣者何事所繫事體者如何而誨等詆臣者何語臣其可安處此位者乎昨濮園之議自手詔告示中外後凡中書論議本末邪正及誨等加誣詆訕等事皆已幸蒙辨正矣惟臣所被邪謀首議姦諛徼寵之惡名既不能自辨若又不識廉恥頑如木石遂安其位陛下謂有臣如此其可當國家大任乎此臣

所以夙夜思惟誨等詆臣者諛佞希榮寵耳故惟有懇辭重任遠避寵榮乃可以塞小人之口然則陛下聖恩一許臣罷去是爲臣辨誣謗全名節其賜臣者多矣厚於賜以高秩重祿萬萬也臣幸蒙陛下知奬久矣臣之心迹聖鑒昭然洞見表裏此臣不當復言臣所謂辨誣謗全名節者爲中外之人不可家至戶曉者爾蓋非早自引去無以塞誣謗臣者之口也夫爵祿朝廷所以寵臣下也使身心安泰名譽光顯者

此言爵祿之施。不可強其所不安。末復致其懇告之意。

此述重複辭免。及朝廷懇留之意。以求解任。

此言辭免不蒙許允。

居之。則不勝其榮也。若毀辱媿耻。憤悶憂鬱者居之。適足爲苦耳。伏望聖慈察臣哀切懇迫之誠。不以臣比從容於進退者。特許臣解罷政事。除臣一外任差遣。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今取進止。

第四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解重任。已具劄子。罄述懇私。更不敢重疊叙陳。上煩天聽。臣以非才。誤膺奬任。存之既無所惜。去之何足可思。然而不早罷去。此乃陛下至仁至慈。憐臣

衰殘。不忍遽（一作遂）便棄捐。務欲退人以禮。今臣表章劄子各已三上。伏蒙三降批答。丁寧訓勗。未即允俞。中外之人。皆知陛下曲意留連。恩禮已足。伏乞出自宸斷。早賜恩許。除臣一外任差遣。

第五劄子

臣昨日獲對威顏。備陳懇迫。而言意拙訥。不能感動。愚誠雖切。天聽未回。夙夜省循。莫遑安處。臣本庸材。不足比數。然而職所任者國政。身所繫者國體。而遭罹誣枉。毀

此言為大臣遭謗父老疾所以必欲求去。

此言在位既無可取將来可知得去而保全名節為幸

此敘恩命之榮。

厚百端。既不自辨明便當引去。加以年齒凋耗。疾病侵凌。豈可勉彊衰殘。不知廉耻。此臣所以披肝瀝血。干冒誅夷。不能自止者也。再念臣材識駑下。過蒙陛下奬用。固當奮發事業。粗立功名。上報君恩。次雪身厚。然臣出入二府已七八年。迄無一言建明一事可採。以前日之碌碌如此。可知後日之無所爲也。若終於尸祿偷安。苟貪榮寵。不惟上辜委遇。實亦自負初心。蓋材力短長。固有不能勉彊。若進退名節。尚可自擇。前世人主之待其臣也。事非一體。或高其行義。不奪其志。或許其閑退。俾自安全。不必悉以高秩厚祿。但曲從所欲。便是君恩。伏望聖慈。察臣悃愊。特許臣所乞則臣未盡之年。尚知論報。今取進止

辭覃恩轉左丞表 治平四年正月 神宗登極二月上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行尚書左丞。依前參知政事。加階食邑。食實封及賜功臣者。澤施無外。雖務極於汪洋。寵至若驚。實難安於啓處。敢頓拙訥。上黷高明。臣

此紋兩朝際遇之盛。

此以盛滿為辭冀從其意。

此言恩命所加。

此言際遇恩榮過盛。

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妄庸早由平進一經之學乃自守之迂儒十駕其駑終不堪於遠用徒以旦暮千載遭逢兩朝擢貳鈞衡坐淹歲月國恩未報但虞填壑以遺羞金鼎已成豈謂攀胡之莫及幸遇皇帝陛下重離繼照正統當天萬物覩而咸忻大號渙其均慶致茲孱朽亦玷光華然夫位高而疾顛者是亦其勢然器滿而必覆者蓋由於量過敢忘戒懼誠迫懇私伏望皇帝陛下特軫眷慈俯矜愚守當萬機之新政收厚賞於無功則臣雖蒲柳之易一作已衰尚冀消埃於後效

謝覃恩轉左丞表

臣某言云云大慶均行霶流而甚渥鴻恩曲被俯僂以無容臣某中謝。伏念臣性質迂愚器能淺陋言不足以備典謨之奧學不足以通治亂之原徒以早荷兩朝之誤知拔自孤生而擢用疲駑雖一作難勉訖無補於毫分歲月屢遷猶坐貪於寵祿方懼黜幽之典敢希冒進之榮此蓋伏遇皇帝陛

此稱頌朝廷。致其感激之意。

下光紹寶圖惟新聖政繼離明而大照推乾施以無偏致此妄庸首霑渙汗臣敢不退思警懼益勵衰疲感風雲際會之難依日月光華之末少圖後効謹盡風心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三

紹熙三年十月承直郎丁朝佐編次

郡人孫謙益校正

辭吏部侍郎表 幸或一作或幸

第三劄子 夙夜一作夕 眷聖一作眷聽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四　歐陽文忠公集九十三

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治平四年二月

叙得罪蒙恩之事。

叙被誣乞推究虛實。

臣近因誤於布衣下服紫襖爲御史所彈臣即時於私第待罪蒙聖恩差中使傳宣召入中書供職今竊聞蔣之奇再有文字誣臣以家私事臣忝荷國恩備員政府橫被汙辱情實難堪雖聖明洞照察臣非辜而中外傳聞不可家至而戶曉欲望聖慈解臣重任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虛實顯示多方取進止

此篇反覆言爲之奇所誣乞必窮究。

再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臣昨日曾有奏陳爲臺官蔣之奇誣奏臣以家私事乞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虛實未蒙降出施行臣夙夕思惟之奇誣罔臣者乃是禽獸不爲之醜行天地不容之大惡臣若有之萬死不足以塞責臣若無之豈得含胡隱忍不乞一作與辨明伏況陛下聖政惟新萬方幽遠咸仰朝廷至公不疑爲辨曲直而臣身爲近臣忝列政府今之奇所誣臣之事苟有之是犯

天下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之至寃犯大惡而不誅負至寃而不雪則上累聖政其體不細由是言之則朝廷亦不可含胡不爲臣辨明也大抵小人欲中傷人者必以曖昧之事貴於難明易爲誣汙然而若以無根之謗絶無形迹便可加人則人誰不可誣人人誰能自保欲望聖慈特選公正之臣爲臣辨理先賜詰問之奇所言是臣閨門內事之奇所得必有從來因何彰敗必有蹤跡據其所指便可推尋盡理根窮

必見虛實若實則臣甘從斧鉞若虛則朝廷典法必有所歸如允臣所請乞以臣劄子并蔣之奇所奏降出施行

乞罷政事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事君之節雖盡瘁以爲期量力而行有不能而則止敢黷蓋高之聽瀝陳至悃之誠臣某中謝伏念臣本出羇單粗知業履逢右文崇學之代竊並群英之遊當好問納諫之朝獲從諸老之後遂蒙奬用叨貳機衡幸四海之無虞得容尸素

陳乞罷政之意

述感遇及衰老乞閑之事

荷三聖之殊遇特察孤忠坐貪寵祿之榮不覺歲時之久而餘齡嚮晚百疾交侵四體癯羸甚已衰之蒲柳雙瞳眊瞀幾不辨於騧驪頃自去秋累陳愚款先皇帝惻然垂閔慰以恩言許至新年俾解重任萬乘之仙遊忽遠孤臣之素願莫從方今聖統嗣興皇明繼照人神胥悅中外晏安顧無避事之嫌敢遂乞身之請伏望皇帝陛下特回眷眷俯察懦衷念孤根之易危哀小器之難用置之閑處賜以保全如此則天地之仁曲從於物性犬馬之報尚識於主恩

又乞罷任根究蔣之奇言事劄子

此言欲辨明被誣必須先罷已政府之任

臣爲臺官蔣之奇誣奏陰私事已具劄子乞差官根究明辨虛實伏緣臣見任政府在於事體理合避嫌欲望聖慈先罷臣參知政事除一外任差遣臣既解去事權庶使所差之官無所畏避得以盡公根究臣竊慮朝廷未明虛實不欲直以此事罷臣職任臣已別具表章伏乞早賜施行

神宗御札 治平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差中使朱可道賜

叙蒙恩為窮究被誣事。

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親批出詰問因依從來要卿知。付歐陽脩

謝賜手詔劄子

臣伏蒙聖慈差內臣朱可道傳宣撫問仍賜臣手詔委曲慰安臣孤危之迹橫為言事者誣以莫大之罪自非遭遇聖明特為窮究則當為冤死之鬼然事出曖昧上煩天造累行詰問必見蹤由臣仰恃聖君在上內省于心必無冀終獲辨雪臣無任捧詔涕泗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再乞辨明誣罔。

臣近為蔣之奇誣奏臣以陰私事前日再具劄子乞詰問之奇自何所得因何蹤跡彰敗乞差官據其所指推究虛實伏緣之奇所誣臣者乃是非人所為之大惡人神共怒必殺無赦之罪傳聞中外駭聽四方之人以謂朝廷執政之臣犯十惡死罪乃曠世所無之事皆延首傾耳聽朝廷如何處置惟至公以服天下之心若實有

亦前篇意。

之則必明著事迹暴揚其惡顯戮都市以快天下之怒若其虛妄使的然明白亦必明著其事彰示四方以釋天下之疑至如臣者若實有之則當萬死若實無之合窮究本末辨理明白亦不容苟生若托以曖昧出於風聞臣雖前有鼎鑊後有鈇鉞必不能中止也以此言之繫天下之瞻望繫朝廷之得失繫臣命之死生其可忽乎其得已乎伏乞以臣所奏詰問蔣之奇得於何人其人所說有何事更不得徒說虛辭直具所說人姓名及所聞事狀據實聞奏臣所瀝血懇必望朝廷理辨虛實乞不留中

再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累陳血懇煩黷天聽爲彭思永蔣之奇誣奏臣陰私事乞辨明虛實伏蒙聖恩累賜詰問至今未聞有所指陳竊以臺憲之司雖許風聞言事然所謂風聞者謂事不親見而有聞於他人耳然其說必有其人其人必有姓名若所聞小事則有不足論若所聞大事繫人命之死生則必須審

問所說之人事狀虛實然後可以上言況之奇明列章疏伏地頓首堅請必行若不明見事狀審知虛實豈敢果決如此及朝廷窮究又却不指定所聞之人姓名亦不明言有何事迹但飾遊辭無所的確蓋之奇初以大惡誣臣期朝廷更不推究便有行遣及累加詰問遂至辭窮也不然思永之奇懼見指說出所說人姓名後朝廷推鞫必見其虛妄所以諱而不言也臣忝列政府動繫國體不幸枉遭誣陷惟賴朝廷

至公推究別證虛實使罪有所歸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竊慮朝廷須所說人姓名思永之奇無事指說必以朝廷拒諫爲言此乃辭窮理屈而妄說也臣謂若朝廷聞言事不行則是拒絕言者今以所言事體不可直行須當根究虛實乃是用臺官之言即須行遣爾豈足爲拒諫也

封進批出蔣之奇文字劄子

叙以無私而致怨謗

臣以拙直受恩兩朝惟以至公之心爲報國之効凡於親舊不敢有纖介阿私是致

叙言事者之職

言臺官不宜以風聞為實

怨怒臣深者造爲飛語誣臣以家私陰事是人倫之大惡所以語駭人聽易於傳布竊以言事之臣謂之天子耳目之官本期裨益聰明若聞外有怨家仇人造作飛語中傷執政之臣正當奮然嫉惡爲臣根窮起謗之人辨別虛實明其誣罔使後凶人不敢陷害良善以彰朝廷之明此乃言事之職今思永心知事無實狀而不能爲臣辨明反碌碌隨衆騰口搖舌蔣之奇專用怨仇人飛語便以虛爲實上惑聖聰及至

朝廷再三詰問須要事實則各不能明指一人之言明陳一事之據思永既云無實狀則是虛妄可知之奇則飾游辭謂風聞於衆且臺官雖許風聞而朝廷行事豈可不辨虛實大凡可駭之語易於傳布假如怨仇之人有誣大臣以叛逆不道者飛語一出則必騰口相傳豈可便以傳聞之衆致大臣族誅如此則爲大臣者終日恐懼彌縫不暇何敢盡公行事以身當怨而一夫之怒飛語騰出可以搖動朝廷則正人

此欲乞必詰問虛實行法

述前被謗之由

端士不立足矣以此言之則思永之奇專用風聞惑亂聖聰爲耳目之官罔上欺君其害豈細今閭巷小民有罪猶須證驗分明案節圓備方可行刑之奇言臣死罪未明虛實豈可含胡伏乞朝廷以至公之明必爲分別令事理窮盡止於兩端不過虛與實而已實則臣當死虛則之奇安得無罪使事實而臣不死不足以顯之奇之言使事虛不罪之奇不足以雪臣之冤枉臣非敢固惜名位不自引去但以冤若不得雪則身是罪人朝廷自當行法豈容臣自引退若虛則幸望朝廷辯別分明使中外之人知臣無罪然後可以容臣自陳引去

臣初乞朝廷差官根究虛實故當乞解權任以避嫌今既蒙朝廷直行詰問故臣合杜門俟命乞不留中降出施行

乞辨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先於慶曆中擢任諫官臣感激仁宗恩遇不敢顧身力排姦邪不避仇怨舉朝之人側目切齒惡臣如讎適會臣有一妹夫

感仁宗辨明之德。

乞辨今日之謗。

此亦乞辨明。

張龜正前妻女嫁臣一踈族不同居姪晟於守官處一作所與人犯姦是時錢明逸爲諫官遂言臣侵欺本人財物與之有私既蒙朝廷置獄窮勘並無實狀事得辯明而當時執政之臣惡臣者衆其陰私事雖已辯明猶用財物不明降臣知滁州今惟趙槩知此事甚詳若非仁宗至聖至明察臣無辜爲臣窮究則臣豈復更有今日仁宗豈有用臣至此今臺官方舉前事彈錢明逸陷害良善不意蔣之奇自又効尤欲望朝廷特加裁察若以蔣之奇所對語無事實知其虛妄乞早賜明告中外以辯臣冤若猶疑於虛實之間則乞更加盡理推窮辯正蔣之奇言事劄子

再乞辯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以蔣之奇誣奏臣家私事乞賜辯正杜門俟命今已多日雖蒙朝廷累賜詰問之奇則但云得自彭思永而思永又云事無實狀是曖一作謁昧之言若此便欲加臣十惡大罪雖州郡小民犯罪官司斷獄必未敢便斷其死臣孤拙無黨特被兩朝眷

賜報辨明

遇忝列政府橫被小人誣以禽獸不爲之惡本因臣以至公報國以身當怨不徇親黨阿私至多積仇怨造作飛語中傷而以忠取禍之奇乃以虛爲實欺天罔上及至朝廷詰問則辭窮理屈並無實狀指陳至於彭思永亦自言曖（一作藹）昧無實各自乞罷去若臣果有實狀何故惜而不言何故自言無實狀而自乞罷去以此見思永之奇專欲以曖（一作藹）昧之事惑亂聖聰使臣不能自辯冀望朝廷更不辯明便以風聞行

法況聖君在上公道方行臣必不能枉受大惡之名當舉族碎首叫天號冤仰訴于闕庭必不能含胡而自止當陛下聖政惟新之日使執政之臣守闕號冤固知非朝廷美事然臣以惡名不可虛受將不得已而爲之期於以死必辯而後止臣無任懇血哀號激切之至取進止

神宗御札（三月四日差中使朱可道賜）

春暖久不相見安否數日來以言者汚卿以大惡朕曉夕在懷未常舒釋故累次批

終篇感神宗賜報辨明之德

出再三詰問其從來事狀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力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已令降黜仍出牓朝堂使中外知其虛妄事理既明人疑亦釋卿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賜歐陽脩

謝賜手詔劄子 同日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朱可道傳宣撫問賜臣手詔爲言者汚臣以大惡已令降黜仍出牓朝堂令中外知其虛妄勑臣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者臣捧讀感咽不

知涕泗之橫流竊伏自念天地父母能生臣身不能免臣於憂患陛下神聖聰明無幽不燭察臣孤危辨臣冤枉使臣不陷大惡得爲完人至德大恩過於天地父母萬倍則臣餘生之命是陛下所延之命今日之身是陛下再造之身雖盡此命捐此身亦不能上報至德大恩之萬一而臣又有大罪者蒙國寵榮忝居重位處危機之地而自任拙直不防禍患怨仇所積謗怒交興當陛下即位之初外有機政之繁內有孝

思感慕之戚於此之時致言事者以陰私之惡醜穢之言上黷聖聽煩陛下曉夕在懷爲臣親加詰問特賜辨明臣之此罪何以自贖捫心内省何以自安臣無任感天荷聖慙懼淨泗激切屏營之至臣已依詔旨來日詣閤門祗候入見冀面天顏別陳血懇次

叙辭職不允之意。

言處盛滿求去之情。

叙已遭遇交致諺蒙賜辨雪之思。

乞罷政事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解職任伏奉批答未賜允俞者臣聞高而必危蓋處易傾之勢

滿則招損實存至戒之言敢再瀝於懇私輒自干於斧鉞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出於遭逢誤被國恩俾參政論材非適用而當重任之難智不周身而履危機之地既不能於阿徇故多積於怨仇謗怒之興紛紜靡一所恃者聖君在上公道方行雖構造中傷人言可畏而聰明聽察天鑒孔昭既悉辨於冤誣遂判分於枉直俾臣不陷大惡得爲完人今亂國之讒已蒙於遠屏立朝之士皆保於自安則臣仰銜再

叙已衰病乞補一州。

造之鴻慈正合捐軀而自效然念臣病羸之質年迫已衰寵禄之盈理難久處頃事先帝之日屢貢乞骸之言間奉德音亦蒙恩許一麾之請素志甚勤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回日月之照閔其孤拙曲賜矜從予之一州俾自退處亦有民社可宣教條苟知盡瘁之方未失事君之節

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再上表乞解政事除一外郡差遣奉今月八日批答所乞宜不允者臣

聞士之行已所慎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苟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臣頃侍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蓋迫於此臣某中謝伏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之休明早自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奬於群公常媿虚名之浮實暨晚叨於重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毀必臣歸人

述已遭遇之隆。

槩言士君子事君行已之道。

叙被謗感恩之故。

乞補閑郡

叙遭誣罔感
思辨釋之意

之愛憎不應遽畀臣之本末亦豈頓殊蓋
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要權之地不
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屢危而簡疎自任
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足則
蹈禍之機以身爲斂怨之府復盤桓而不
去遂謗議以交興讒說震驚輿情共憤皇
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雪於至寃四海
共忻於新政至於賴天地保全之力脱風
波險陋之危使臣散髮林丘幅巾衡巷以
此没地猶爲幸民況乎擁蓋垂襜其榮可

喜撫民求瘼所寄非輕苟可效於勤勞亦
寧分於内外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
察愚衷許解劇繁處之閑僻物還其分庶
獲遂於安全心匪無知豈敢忘於報效

又乞外郡第一劄子

臣前日獲對便坐已具血懇披陳爲臺官
一作臣寮誣臣以陰醜之事臣聞詩曰中冓之
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蓋陰醜
之事君子之所深惡猶不可自道於口而
況上達君父之聽汚黷朝廷驚駭中外事

叙己雖遭誣不能變節弭謗。

雖起於誣罔然本臣而發此臣所以夙夜慙懼而無地自容也伏況當陛下即政之初日有軍國萬機之繁乃以人口不道之事上煩聖慮蒙陛下曉夕在懷親批詰問再三窮究得其虛妄之狀特賜行遣曉告中外使臣大寃獲雪人疑盡釋夫辯枉直雪幽寃以釋天下之疑以快輿情之憤此固陛下神聖聰明自是新政之一事然亦因臣致勞聖慮此亦臣所以夙夜慙懼而無地自容也伏此二事臣自循省已不能安然而上賴陛下至寬至仁必以此事是臣寮中傷臣非臣自作以紊煩朝廷以此必賜矜恕然臣有不得已而必不能處者蓋臣所以致此大謗者本出怨仇之口由臣拙直多忤於物而在位已久積怨已多若使臣頓然變節勉學牢籠小人以弭怨謗非惟臣所不能亦非陛下所以任臣之意若使臣復居于位秖如前日所為則臣恐怨家仇人以臣不去必須更為朝廷生事臣亦終不能安況臣一二年來累為言

叙己衰耗乞除外郡

者攻擊心志摧沮加以衰病所侵兩目昏暗四支骨立顧身已如此而人情又如此亦復何心貪冒榮寵伏望聖慈憫臣之志誠可哀矣察臣之迹實難安矣特許臣解罷除一外郡則天地保全之恩何以論報臣今已上第三表伏乞早賜降出施行

言辭政而未得報

第二劄子

臣近者虔露懇誠乞解政事已三上表殆今累日夙夕俟命跼蹐靡遑臣竊伏自思理宜罷退者其事非一臣聞所謂大臣者

陳己宜退之狀

必能宣布上德叶和中外使人心悅豫朝政肅清此乃輔弼之任也臣性既簡拙耻爲阿徇又復愚暗不識禍機多積怨仇動遭指目謗怒毀辱不可勝言一二年來屢爲言事者攻擊以臣一人無日不煩君父不惟朝廷未嘗少靜而臣亦未嘗少安則臣之小（一作不）材不堪大用從可知矣臣又思朝廷每用柄臣必取人望者以其爲衆人所服故使處衆人之上也今如臣者舉必爲衆人所怒動必爲衆人所怨讒謗忌

言守州之便

嫉叢集于一身以此而居要任者八年矣其未陷於禍咎者臣竊自恠以爲晚也所賴者聖君在上朝廷至公察臣孤危辨正誣罔使臣不罹枉横得爲完人臣於此時不自引去是不知進退矣臣竊見前世元勳舊德社稷之臣一有間隙尚或罹於禍咎而臣能薄材劣竊位已久語其勤則勞一作効未著於亦毫髮詢于衆則怨毁已積於丘山所謂衆怒難犯孤根易危豈敢與人自結仇敵昨緣思永等誣臣以大惡之

名於義不可虚受若不辨於今時則無以自明於後世故臣屢乞辨理者蓋事不獲已而爲之非敢與言事者爭勝負也而自思永等得罪以來言事者固已耻於不勝若臣復處事權遷延不去彼必自疑而不安是臣下有衆人之怨嫉旁爲言事者切齒他人視之猶爲臣寒心顧臣何以自處伏望聖慈哀臣言之至懇察臣勢已難安予之一州俾自藏縮如此則臣大寃已雪既彰新政之清明孤迹獲安又荷聖恩之

首述懇迫之情次言謗誣已蒙辨明誠懇已蒙省覽非因言者而去之末深叙其許允。

優假言事者但得臣去亦稍釋其忿必無疑而安處別不爲朝廷生事則臣之一去所利甚多惟乞出自一作於睿斷早賜允俞

第三劄子

臣今月二十日伏蒙聖恩以臣所上第三表乞解政事特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聞命以還憂惶殞越懇誠所迫欲止不能臣以非才誤膺委用歲月已久不知引避而寵禄盈滿福過災生仇怨既多謗讒一作讒大作衆情不與孤迹已危陛下既已深察一有臣字而哀憐之矣臣之憂危迫切披肝瀝血之誠亦已屢瀆於天聰而陛下固已諒臣至誠至懇察臣事勢當去而無疑矣然而聖恩未忍遽許臣解罷者必以不欲令臣因言者而罷蓋自思永等遠竄牓朝堂告示以來中外皆知臣事已辨雪陛下至聖至明言事者不能動搖朝廷矣今臣自以懇請與言事者不復相關若賜允俞是陛下出臣於萬死之中保全其終始而使之善退也如此則臣之大冤已蒙辨

首叙恩命次述其報謝之意

雪危迹又保安全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自非殞骨靡軀何以論報臣自上三表後已兩具劄子披陳必已蒙省覽臣之血誠竭於是矣今更不敢煩言上黷睿聽惟乞聖慈哀憫早賜施行

謝傳宣撫問劄子 治平四年三月壬申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傳宣撫問以臣累表乞解政事之職已除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仍問臣幾日朝參者臣近以迫切之誠累形章表上煩天聽合被罪

叙賜新命誥勑

誅乃蒙睿恩曲賜矜許既特加美職又超轉官資仍假善邦俾從私便臣孤危之迹已荷保全衰晚之年猶貪榮寵但以未受新命無由入謝又蒙聖造曲賜記録丁寧慰諭趣其入見恩數優異舉族歡呼伏緣自二十六日後前後殿不坐臣欲乞候御殿日參假冀面天顏別披血懇次

辭刑部尚書劄子 治平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今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賜臣告勑各一道授臣刑部尚書充觀文殿學士知亳

叙遷官恩命過優

述辭榮之意

叙官職之重

謝寵榮之至

刑臣猥以庸材久竊重任雖策勵駑蹇訖無補報而荏苒歲月漸迫衰殘所以屢陳危懇之誠上干宸造者正以願避寵榮冀全衰朽而天私曲被恩命過優既加以美職又超轉官資臣竊尋前例參貳之職出處非一而推恩之數罕有若臣之優者況臣近遇覃慶已叨遷秩未逾兩月恩典頻仍無功之賞度越常格非惟臣自循省莫知所措而名器所假人言謂何欲望聖慈閔臣孤拙察臣畏避寵榮之懇特許臣只以本官兼職或止轉一官庶俾少安常分臣誓竭晚節上報鴻恩今取進止

謝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表

職清書殿寔為儒者之榮望峻天臺仍忝刑官之重內循謫薄仰玷光華臣某中謝伏念臣稟質迂愚粗知業履因時幸會遂竊寵靈無拾遺補闕之勤常陪法從非大冊高文之手久厠翰林晚綴宰寮俾聞國論荷三朝之眷遇每察懦柔幸四海之清平得容尸祿居滿盈而不戒積災釁以自

貽屬聖統之嗣興赫皇明而繼照誣言詰服已大釋於羣疑危跡保全俾不虧於素守犬馬合思於報效桑榆柰迫於衰遲屢貢懇私上干聰眷遂蒙開允俾解繁機然而晚節餘生本期避寵清資顯秩益更貪榮被優渥之非常但凌兢而失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御極亭育推仁閔孤拙之勢危無容自立謂疲駑之力竭難責遠圖曲軫至慈俯從誠請仍憐舊物特示殊恩顧非木石之頑宜識乾坤之造颯然素

領雖難強於筋骸皎若丹心猶自期於塵露

進永厚陵挽歌辭三首引狀 治平四年閏三月

右臣伏蒙聖恩差臣知亳州軍州事見發赴本任次伏見大行皇帝將來八月遷坐于永厚陵中外群臣咸進挽歌辭臣以非才久竊重任遭遇先帝蒙被聖知恩極昊天未知論報痛深喪考徒切攀號臣今謹撰成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日挽歌辭三首謹隨狀上進伏候勅旨

亳州謝上表 治平四年六月

叙解政守邵之恩

此言才不稱任交不擇人自取讒謗感朝廷與之辨明而復優寵之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日赴上訖者貳政非才雖獲奉身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禄之慙祇荷寵靈惟知戰懼臣某中謝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也豈足經邦斗筲小器之量也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八年荷三朝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而見事輒言陷穽當前而橫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一昨怨出仇家構爲死禍造謗于下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于廷者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賴聖神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究調誣遂投讒賊再念臣性實甚愚而踈於接物事多輕信者蓋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平居握手惟期道義之交延譽當朝常丐齒牙之論而未乾薦禍之墨已彎射羿之弓知士其難世必以臣爲戒常情共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既昧於擇賢在滿不思於將覆自貽禍釁幾至顛隮上煩眷聖之保全得

申感恩圖報之私

謝頒御集

此頌仁宗製作英宗編次神宗頒行而臣下得之為幸

完名節於終始洎懇辭於重任尤深惻於
皇慈雖避寵辭隆僅能去位而清資顯秩
愈更叨榮莫逃僥倖之譏實負心顏之靦
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大度堯舜至仁
察臣自取於怨仇本由孤直憫臣力難於
勉強蓋迫衰殘既獲免於非辜仍曲從於
私欲遂同萬物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
敢忘必報之效

謝賜仁宗御集表 治平四年 月

臣某言伏準御藥院告報伏蒙聖慈賜臣
仁宗御集一部一百卷者倬彼雲章方聯
於寶軸刻之玉版忽被於恩頒臣某中謝
恭惟 仁宗皇帝眷哲聰明寬仁恭儉每虛
心而訪道務嚮學以崇儒天縱生知臻作
者之謂聖功高德盛由煥乎其有文伏惟皇
帝陛下纂紹丕圖善繼先志惟仁祖發揮
於衆製乃 英考序述而成編昭如三光並
照萬物法彼後世同符六經方副本之頒
行非近輔而莫獲敢頫眷眷尚及愚臣寵
異群邦光生部室載念臣出身寒苦自少遭

叙已遭遇拜賜之榮

言滿盈衰老宜退之狀

自叙遭遇及衰病之態

逢晚蒙奬任之殊常與賡歌之後捐軀論報餘生已負於素心拜賜爲榮撫事但零於清血

亳州乞致仕第一表 熙寧元年春

臣某言臣聞難進易退者禮經之格言知足不辱者道家之明戒苟貪榮而不止宜招損以自貽況災疾之所纏顧筋力之難強輒披悃幅自昌誅夷臣某中謝伏念臣生也多屯少雖有志而識不明於大體用不適於當時徒以荷三朝之誤知屬四方之無事遂容章句之學竊與機政之司逮更二府之繁蓋亦八年之久既不能遇事發憤慨然有所建明又不能與世浮沉默爾以爲阿徇每多言而取怨積衆怒以難當繼逢時事之方艱思欲乞身而未獲不虞暗禍陷臣於風波必死之淵上賴至仁脫臣於鮫鰐垂涎之口以至平生所守之名節晚暮未盡之年齡豈臣能於自全皆陛下之所賜既懇辭於重任仍假守於善邦固已坦無危疑幸此優逸而風霜所迫

髮髮凋殘憂患已多精神耗盡加之肺肝渴涸眼目眊昏去秋以來所苦增劇兩脛惟骨拜履俱艱雙瞳雖存黑白纔辨顧形骸之若此尸寵祿以何安伏望皇帝陛下特軫眷慈俯從人欲許還官政俾返田廬白首明時幸遭垂衣之治酣歌聖化願追擊壤之民雖居畎畝之間永荷乾坤之造

此乞致仕。

此言昔以憂患得解政事而守亳。

第一劄子

臣輒瀝一作有血懇上干宸慈臣本以庸虛誤蒙奬擢一作擢用濫塵二府獲事三朝無德一作事可稱無言一作言可採既不能報國又不善謀身怨嫉謗讒喧騰衆口風波陷穽一作陷僅脫餘生憂患既多形神俱瘁齒髮凋落疾病侵陵故自數年以來竊有退休之志而臣猥以非才久叨重任連值國家多事所以未敢遽言頃自去春伏蒙陛下矜憫孤危保全晚節許解政事得從外補臣於此時遂乞守亳一作乞守亳社蓋以去潁最近便於私營及入辭之日亦具奏陳乞枉道至潁修葺故居幸蒙聖恩皆賜允許臣

此陳衰老乞致仕。

自到亳以來殆將朞歲（一作歲暮）舊苦痟渴蓋已三年膂腳細瘦惟存皮骨行步拜起乘騎鞍馬俱覺艱難而眼目昏花氣暈侵蝕視一成兩僅分黑白職事至簡猶多妨廢坐尸厚禄益所難安然臣嚮者不敢啓言而今乃輒茲有請者蓋以方今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臣亦幸無任責之重其進退之除既無所嫌避又不繫重輕故敢直以臣子之私誠自乞君父之憐憫臣以守官在外不得親伏旒扆之前縷陳悃愊臣今已祈天俟命

此叙不乞辭位。

第二表

此祈君上聽乞所辭。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退自省循奚勝殞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虔至之心再瀆高明之聽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叨塵二府之聯知

此言際遇及眷留之恩

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既乏捐軀之效又無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曾不自量毀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陋窄之危機仍許避於要權俾退安於晚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支持顧難冒於寵榮始欲收於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謂雖迫於桑榆未忍弃於草茶竊以古今之制沿襲不同蓋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自駕於車轅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

此言古人辭位不如今之光榮

爵遂列編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禄固已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切退休之志迹臣所乞尚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下惻以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居固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迄無一善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為憾恨何可勝陳

此望朝廷許其去位而自恨其身不能補報

此言以疾求退不允之意

此言人臣求退不可槩論

此言己之愚陋於理宜退

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衰遲再上表（一作封）章瀝陳血懇乞一致仕名目以養殘年聖恩憐憫不忍遽棄特降詔諭未賜允俞承命之際惟知感泣臣竊以七十之制雖著禮經而歷代以來人臣進退多不拘此有年已過而不得去者有年未及而可以去者蓋以人有賢愚理難一槩（一作致）其或上智高才元勳舊德用捨去就繫朝廷得失輕重者故雖年已過之理不得去而人皆不以爲非也

若中常之人碌碌備位存之既無所益去之亦無可思其用捨不爲得失去就不繫輕重其人苟能量分知止奉身而退朝廷則必嘉其趣尚而成就其志故雖年未及而特許其去而人亦不以爲非也彼中常之人者居常則無足可稱及能識分自量不待年及而知止則尚有一節可取故人君推樂賢養士之心務欲奬成其名節所以不待年及而亦（一作方）許其去也如臣愚陋不敢過自陳其不肖輒竊自比於中常

之人所謂碌碌備位存之無所益去之無可思而用捨去就不繫朝廷得失輕重者臣其是也然臣比於中常之人猶有不及者貪冒榮寵過其涯分荷三朝之恩德而無所報効被小人之摧辱而不能遠去固非有識分知止之明而直以疾病侵陵心神昏耗力不能勉然後不得已而自陳耳此臣自媿於心者也雖然臣以犬馬之賤蒙陛下天地養育之恩始終保全以至今日惟晚暮一節尚賴君父之仁奬成其志臣今已具第二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開許一作允今取進止

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者再貢封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宜不允者竊稽典禮退止一辭上黷眷慈臣今三請雖未忍弃捐之意曲煩再諭以丁寧而不勝迫切之誠尚冀終蒙於開可臣某中謝伏念臣禀生至陋力學不強徒以略誦仁義之言粗知廉耻之節早緣一藝擢自諸生智非先見之明材無適

此奠朝廷允其所請

首謝勉留及再請休退

此言昔膺重任不敢以譲毀之故而求退

此言今居外郡衰老無為不可不退。

此欲察其心而遂其去。

此言朝廷不允所辭之意。

用之敢但知報國不敢謀身惟枉尋直尺之不為故圓鑿方枘而難合以至被侵凌於羣小遭詆毀之百端而臣忍辱強顏踰時歷歲蓋思責任之方重顧於去就而難輕今者幸蒙寬恩獲保孤拙脫於死地優以便藩既無效於勤勞徒坐尸於寵禄加以艱危備歷憂患已多老將疾以偕來形與神而俱瘁昔而少健黔驢之伎已殫今也病衰駑馬之疲難強始露肺肝之懇乞收骸骨而歸迹臣前後之心可見遲徊之

久不敢為於妄舉蓋幸冀於必從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垂日月之照察臣既非狥憤以肆一朝之忿又非矯激而希高世之名本由多難之餘誠以不能而止矜其朽憊賜以哀憐許上印章退居田里使病樗擁腫盡爾天年斥鷃逍遥遂其物性幸克成於素志惟仰賴於鴻私

第三劄子

臣輒有血懇上干天慈意迫言煩合從誅戮臣近以衰年疾病三上表章乞一致仕

此言人臣去就之分而歷陳己所以求去之情。

此欲朝廷垂憫而許其致仕。

名目伏蒙聖恩一慈作累降詔諭未賜允俞祗服訓辭惟知感涕臣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子之常分也臣以庸繆遭遇三朝誤被奬擢叨塵二府論其報効初無取一補作於毫分積爲怨仇則不勝於詆訾雖忠邪善惡上則難逃聖鑒之明毀譽是非下則一付至公之論可以撫心省己自信不疑其如蹇拙孤危亦已甚矣而猶貪冒榮寵不知進退以至橫遭誣陷幾至顛擠上賴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以保全之察其

誠心許解重任假以善地從其私便偷安苟禄優幸已多而臣量盈器極福過災生衰疾所嬰積年滋甚中虛渴涸若注漏卮腰脚伶俜僅存皮骨舊患兩目氣暈侵蝕日加昏暗簽書文字轉覺艱難一郡之間事多曠廢是敢直露肺肝願還印綬而皇慈垂憫未忍遽弃三賜詔諭慰以恩言中外之人皆知聖君恩禮之數過厚於臣者至矣而臣之懇悃迫切不能自止之誠亦已至矣伏望聖慈憫臣衰殘哀臣懇迫特

賜允臣累表所乞。俾以本官致仕（一作政）歸老田閭（一作廬）則臣雖死之年猶生之日今取進止。

第四表

此謝累章求去之罪。

臣某言臣累貢封章乞從致政伏奉詔書所乞宜不允者未忍遽指幸曲憐於舊物尚茲再黷蓋中謝迫於危誠進冒誅夷俯深殞越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一介無能之賤荷三朝特達之知仁宗擢自諸生俾參二府先帝力排羣議深察孤忠暨逢神聖之

此叙除遇保全累去勉留之恩。

纂臨竊幸風雲之感會至於辨正誣枉保全始終雖天地之施無私恩非責報而犬馬之微自效力不逮心繼之衰疾之纏綿加以年齡之晚暮寵榮既過小器盈而必顛筋力已疲飛鳥倦而思止輒露乞身之請願諧解組之歸而皇慈惻然明詔屢下示廓含容之大度慰安憔悴之餘生祗服訓辭惟知感涕然而忠信所以事上理無弗踐之空言進退各有其宜力或不能而當止雖禮著引年之制必待及時而身有羸薪

此申懇辭之意。

此言朝廷許其歸老之幸

之憂亦容辭仕是敢再殫悃愊仰冀哀矜伏望皇帝陛下軫堯舜之深仁推乾坤之曲造憫其確至賜以允俞俾還潁尾之居遂養漳濱之病再念臣早從壯歲粗學文辭久冒榮階常豐祿賜尚能遇樵夫而談道宣上德以諭愚民與故老而揮金均君恩而榮里巷此聯一作談王道揮賜金似衍二字以終晚節永荷鴻私

此叙屢請去位之由。

第四劄子

臣近者累具表章劄子披述懇誠上干宸造乞一致仕名目歸老田廬伏蒙五降詔

此言衰病欲去之情。

書未賜俞允訓諭丁寧恩意深至捧讀之際惟知感泣而臣情迫於中不能自止者蓋以疾病侵攻心志衰盡欲於未填溝壑之間自爲苟且朝暮之計是敢更瀝肝膈一作膽冀蒙哀憐臣自治平二年已來遽得痟渴四肢瘦削脚膝尤甚行步拜起乘騎鞍馬近益艱難而兩目昏暗多年舊疾氣暈侵蝕積日轉深視瞻恍惚一作恍恍數步之外不辨人物至於公家文字看讀簽書動成妨廢臣本庸常之人非有深識遠慮每

此感激恩遇乞允其去

見比來臣寮多因疾病致仕其人既遂閑退往往稍復康安一作寧臣伏自念無才無能叨竊榮寵滿盈之罰福過災生亦欲量分知止辭去官祿庶於晚暮之年少免災疾之苦又臣所患眼目一作疾自今年春夏以來日更增加其勢未止惟恐年歲之間遂成廢疾若幸於未廢之前獲遂退休之請與其病廢尚竊美名臣之愚慮所希實止於此臣遭遇明聖過蒙知奬其孤危寒拙之迹荷保全終始之恩可謂至矣而未

此辭免之煩瀆。

知報効遽迫病衰天心仁憫必垂矜憐臣不敢避煩言屢黷之罪伏望聖慈特賜開許令取進止

第五表

此言辭位之罪固有而私情可哀。

臣某言臣近者累具陳乞願還官政伏蒙聖慈五降詔書未賜俞允上恩曲諭已至矣而丁寧下愚弗移但頑然而迷執論罪合當於誅戮原情尚冀於矜從伏念臣以空言少實之文守泥古不通之學遭逢亨會玷竊寵靈祿利已豐乃辭陳

此言眷留之命固不可違而衰老之軀以去為幸。

此冀朝廷終允其辭。

力恩私未報輒欲便身推是以言固難逃責若乃艱危險陋僅存將盡之餘齡沮辱摧傷無復平生之壯氣加以形骸衰颯疾病侵凌顧難戀於軒裳遂退甘於畎畝其比志又若可哀自伸五請之勤已涉三時之頃天慈惻隱聖度優容謂駑馬雖疲念服轅之已久而蒼蠅至賤閔舊物而不忘固當上體至仁勉安厥位而夏秋交際痟疹日增弱脛零丁惟存骨立昏瞳眊瞀常若冥行既未知痊損之期終當廢去而苟遂退休之懇尚竊美名是敢更殫悃幅之私冀動高明之聽伏望皇帝陛下推乾坤亭育之施回日月照臨之光少寬屢黷之刑俯徇至誠之請庶使戒滿盈而知止免災疾以全生老安治世之和永荷終身之賜

第五乞守舊任劄子 熙寧元年 月

臣今月六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上第五表乞致仕伏蒙聖恩未賜俞允者伏念臣以庸虛淺末之學遭遇三朝荷

此述乞免之情及朝廷眷留之恩

此欲在亳将理

非常不次之恩寵未知報効之方而遽迫衰病自懼盈滿思慕古人知止之節願於聖世獲遂退休陛下仁聖寬慈俯哀誠悃既恕其屢黷之罪未加誅戮而又推天地父母之恩不忍遽令退去六降詔書丁寧訓諭感極惟泣不知所容再念臣昨蒙恩許守此便郡以養衰殘今到任已及一年蓋爲脇膝乘騎鞍馬艱難憂慮非時別有移替欲望聖慈許臣且更於此將理一二年間若稍獲安痊則不敢上煩聖聽臣以孤

危衰難之迹荷陛下始終保全之恩以至今日猶以衰殘疾病之懇煩君父含容養育之私臣無任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四

紹熙三年十月承直郎丁朝佐編次

郡人孫謙益校正

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天下之心之一作爲
封進批出蔣之奇文字劄子使事虛此下一有而字
乞罷政事第三表動皆臣忌忌一作過
亳州謝上表于廷一作于朝知士其難其一作爲懇
辭一作懇還必報之効一作爲効之報
亳州乞致仕第三劄子累表一作累奏
第四劄子明聖一作聖朝

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天下之心之一作爲
封進批出蔣之奇文字劄子使事虛此下一有而字
乞罷政事第三表動皆臣忌忌一作過
亳州謝上表于廷一作于朝知士其難其一作爲懇
辭一作懇還必報之効一作爲効之報
亳州乞致仕第三劄子累表一作累奏
第四劄子明聖一作聖朝

原件短缺

卷94－卷109

中華古籍保護